



Thapovanam

(灵修乐园)

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峇峇
的圣洁生活故事

每日诵读之经书

第六日：星期二

第六日：星期二

第十四章 神圣奇迹没有界限

不论你是谁，你是我的，
我不会放弃你；
不论你身在何处，你离我不远
你走不出我可触及的范围。

——峇峇

“这场木偶戏的线是我在拉着。不论你在哪儿，记得，系在你脚上的线在我手上，”舍尔地的斯里赛峇峇说。斯里沙迪亚赛峇峇正展示他正用线把世人给拉到他的足前，有如拉着小麻雀一般。

永恒的救世主 约翰喜斯洛普和耶稣的形像

这是涉及墨西哥的约翰喜斯洛普博士 (Dr. John Hislop) 的故事。打从十六岁起他就致力于灵性探讨。他是一个热忱的求道者。他结识和接触不少杰出的、知名的人士和灵性思想家，如安妮贝赞特博士 (Dr. Annie Besant)、吉都基士拿穆提 (Jiddu Krishnamurthi)、巴拉马罕萨瑜伽南达 (Paramahansa Yogananda)、马哈西玛赫什瑜吉 (Maharshi Mahesh Yogi)、斯瓦米湿婆南达 (Swami Sivananda) 以及佛教止观法门的大师，而且多年来受到他们的指点，在灵性探讨上有显著的进步。但到最后，他体认到甜美的爱的泉源在他那西方心坎里已经干涸了而现存的仅是可怕的空洞而已。1968年，他第一次听到有关斯里沙迪亚赛峇峇的事迹，于是他到布达峇地来一睹斯瓦米的丰采。看到峇峇的第一眼，他就感觉到峇峇即是一切灵性智慧与觉知的根源。他清楚地感觉到神本身已经以爱的方式进入他内心而那永恒不变的爱确实就是峇峇。因其高尚的体验，致使他得以拓展世界宏观，视整个宇宙都充满着爱。

在 1973 年的湿婆之夜(Siva Rathri)前夕，峇峇带领喜斯洛普一行人到位于迈梭(Mysore)邦班迪普尔(Bandipur)县的山林去。中午时分，他们抵达山林的宾馆。傍晚时分，在一些山林居民的响导下，他们步行了一段相当长的路程，来到山溪的一个沙地。他们坐在小溪之沙地上歇息。斯瓦米从草丛中折了两支小绿枝，交叉地置于掌上并问喜斯洛普，那是什么，喜斯洛普说是十字架。斯瓦米把手掌合起来，吹了三次。当斯瓦米把手掌张开时，看到的是一个带有耶稣形像的十字架！他交给喜斯洛普并说，“这就是耶稣放弃生命之前的模样。它与一般画家或作家所描绘的完全不一样。当时耶稣已有八天没有进食了，肚子空空并向内收缩，身体干瘪，肋骨历历可见。”喜斯洛普好奇地注视着十字架，一言不发。峇峇继续说，“这个小十字架就是用当时耶稣被钉的十字架同样的木料做的。我费了一些时间才找到两千年前的旧木。原来十字架的每一小片木已经解体而化为组成的各个元素了。因此，我必须凑合这些元素，数量足够时，我就把它变现出来。你在这十字架上看到的耶稣形像与当时耶稣被钉死时的样子没有两样。

几个星期后，喜斯洛普偕妻子回返墨西哥。由于十字架上的形像太小，耶稣的脸部看不清楚，于是，喜斯洛普的好友瓦尔特吴尔夫(Walter Woolfe)拍摄了好几张耶稣的照片并把它们放大。放大之后的照片非常感人，呈现无边的慈爱。照片排列在一张桌子上以显示其复杂而精致的雕工，参观者无不赞叹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的创造力。

截至那一天，墨西哥海岸一带，天空晴朗，阳光普照。突然间，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电光闪闪，狂风骤起，窗户振撼，门帘飞扬。喜斯洛普夫人回想起这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时说，“现在是下午五点而今天是星期五，正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日。现在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也正是‘圣经’所描述的情况。”她出示一篇圣经的记载并念出相关的部份，“就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电光闪闪，雷声隆隆，挂在神殿壁上的画也被吹走了。”在喜斯洛普家的每一个人都因看到这奇异现象而感到兴奋。第二天，圣迭戈论坛报(San Diego Tribune 或圣地亚哥论坛报)报导，一场风暴突然降临。

喜斯洛普与友人都相信这场两千年前发生过，现在又在不合季节之日重现的风暴必与薄伽梵赛峇峇所变现的十字架有着某种关系。当潘尼班达博士(Dr. Phanibanda)将这事件报告给斯瓦米时，斯瓦米确定喜斯洛普与其友人的猜测完全正确。

因陀罗蒂薇(Indra Devi)

原籍俄罗斯的因陀罗蒂薇(Indra Devi)在印度学习瑜珈并成为一名瑜珈大师。她舍弃原来的俄国名字，肯纳乌尔(Kenaur)而改名为因陀罗蒂薇。她在墨西哥的德克市(Tecate)设立一所精舍(ashram)，并传授瑜珈术。六十岁那年，她在马德拉斯(Madras)巧遇霍华德墨非特(Howard Murphet)并第一次从他那儿得知有关斯里沙迪亚赛峇峇的事迹但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有一次在孟买(Mumbai)，她偶然看到一本专论，“Bhrigu Samhitha”(译注：大仙伯力古，Maharishi Bhrigu，的预言，包括峇峇化身降世的详细情形。Bhrigu 伯力古，神秘种族名称，Samhitha，本集)，是为查雅萨斯特里坎提拉尔般迪雅(Chaya Sastry Kanthilal Pandya)所拥有的。她找到书中谈到有关她的事情。她读到，“因前世所累积的功德(Punyam)，你不久将获得某个高灵的达瞻(darshan 现身)。甚至在此时此刻，你还是在他的保护之下。”这报告更进一步说明，“所谓高灵即神也！”

1966年当她六十岁的时候，她第一次获得斯瓦米的达瞻(darshan)。第一眼她就对斯瓦米的神性有了坚定的信心。斯瓦米赐她面谈，并问她想要些什么。她没有要求世俗财富也没有要求救赎。她只作简单的祈求，“斯瓦米，请点燃我内心的灵灯！”斯瓦米变现一个牌子和圣灰给她并向她保证，“需要什么，就向我要。不管我们肉身的距离有多远，我会听到你的祈祷，我一直与你同在。”

有一次，墨西哥山林大火，烧毁了数千间房屋及好多英亩的森林。大家都担心大火会波及墨西哥和美国的赛机构。很多人放弃家园和财物

逃命。他们乘车抵达山顶并找到一间屋子作避难所。他们在那儿向赛峇峇祈祷了四个小时。野火不停地在山脚周围狂烧。最后，火势趋缓，他们才离开山顶但犹恐情况恶化。看到因陀罗蒂薇 (Indra Devi) 的赛尼乐园 (Sai Nilayam) 安然无事，大家松了一口气也感到不可思议。在它周围的一切完全被烧毁，无一幸免，唯独赛尼乐园分毫无损，屹立在那，散发出它美丽的光辉，连那置放于祈祷礼堂内的白色地毯仍保持原来的亮丽。他们相信，是峇峇亲自保护尼乐园。

当可怕的大火正在狂烧之际，因陀罗蒂薇当时在芝加哥 (Chicago) 讲演，谈论有关薄伽梵斯里赛峇峇的事迹。她在电视上看到这场大火的凶猛和破坏的情况。她也在报章读到火源就在赛尼乐园附近。但她一点也不担心。她心想，“赛尼乐园属于薄伽梵。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他要它被烧毁，那它是躲不开的！”没错，她坚定的信念没错，那机构分毫无损，绝对安全。几天后，她收到峇峇的邀请，出席阿南达布尔 (Anantapur) 女子学院的开幕礼。她从墨西哥飞往印度参加盛典。在她返回墨西哥之前，薄伽梵为她变现一个配有女神勒斯米 (Lakshmi 译注：幸运女神，财富女神，毗湿奴之配偶) 形像的牌子，并在交给她时，他说，“这是保护你的家的，从此以后，你的家就再也不会受到火患的威胁了。”

来到了布达峇地，因陀罗蒂薇为学生们开办了瑜伽课程。对她的服务，峇峇甚感满意和欣喜。他变现一个镶有钻石的戒指给她。她早就放弃佩戴首饰了。但她想她会戴上这枚戒指只要它有斯瓦米的形像。斯瓦米感知她的想法。祂拿回戒指，轻轻一吹，其形状改变了。现在它镶嵌着一颗刻有斯瓦米形像的小宝石。斯瓦米亲自为她套在手指上并说，“只要你想见我，就看看戒指好了！只有你，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这样地看到我。当你看着戒指，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刻我在印度的情况以及我正在做的事情。

有一次因陀罗蒂薇在加利福尼亚 (California)。她看着戒指，峇峇正坐上一辆白色的汽车内。她在日记中这么写道，“斯瓦米正出发到某地

去。“在另一个场合，她看到峇峇正与信徒们说话，而信徒们则坐在他前面，围成半圆形。她觉得那景象不像是在百善地尼乐园。她也把详细情形写在日记上。一段时间之后，她到百善地尼乐园，跟斯里卡斯杜里讨论有关她在戒指上看到的两个景象。他确定第一个是斯瓦米出游。因陀罗蒂薇问，“但斯瓦米的车子不是白色的呀！”斯里卡斯杜里澄清，在她看到斯瓦米的那一段时间，斯瓦米乘坐的确实是辆白色的车子。第二个景象是在遥远的喀拉拉邦(Kerala)，斯里卡斯杜里这么解释。

1970年11月21日那一天，正值全印度斯里沙迪亚赛服务机构第四届全体职员大会正在百善地尼乐园举行，因陀罗蒂薇在薄伽梵面前向大家致辞。在致辞中，她提及以上两个事件。斯里卡斯杜里开玩笑说，“那你就是一直在跟踪峇峇了！”惹得赛峇峇和所有听众都大笑了起来。

在美国，因陀罗蒂薇通过电影、书籍和讲道来宏扬斯瓦米的福音。在她的行动中，她面临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些出席集会的群众要求斯瓦米变现的圣灰。及至下一次造访印度，她把这件事情告诉斯瓦米。突然间，一个精致的有盖的银制器皿变现在祂手里，宛如在祂之上有人把器皿传给祂似的。斯瓦米拿给她看并说，“这器皿所盛之圣灰是永不枯竭的。你可以分发任何数量的圣灰给他们，圣灰是取之不尽的。”祂把器皿内的圣灰完全倒在一张纸上，然后轻轻一拍器皿，器皿又再次盛满了新鲜的圣灰。祂把器皿交给因陀罗蒂薇并指示她用器皿内的圣灰给人治病。从此以后，只要病人来找她，她就告诉他们有关斯瓦米的荣耀并且给他们一些圣灰。这简单疗法恢复了不少人的健康。

当因陀罗蒂薇在1969年到印度参加湿婆之夜(Siva Rathri)的庆典时，斯瓦米邀请她，华尔特考文(Walter Cowen)，华尔特夫人埃尔西考文(Elsie Cowen)及其他一些人进入会谈室。讨论了一些灵性问题之后，斯瓦米变现一条美丽的念珠，有一百零八个珠子并展示给大家看。人人都急着想知道峇峇到底要把念珠送给谁。峇峇说，“这不是普通的念珠；它有极大的能量；它能治愈各种奇难杂症。对因陀罗蒂薇所提供的服务来说，这是非常必需的。”于是峇峇就把念珠送给因陀罗蒂薇。她流下

了喜悦的眼泪。她问，“斯瓦米，它会治愈任何疾病吗？”峇峇回答，“除了前世业障所引起的那些疾病外，它什么都能治好。就连我也救不了那些承受前世业障而受苦的人。”

因陀罗蒂薇的瑜珈中心所执行的峇赞 (Bhajan)，参加的人数开始增加。很多人催促她教他们某种圣洁的真言 (Mantra)。不能应付他们的坚持，她有一次把问题交给斯瓦米。斯瓦米劝导她，“在一切真言中，最强有力的要算是‘唵’ (Om) 了。但如你所知，它是不能转给任何人的。当有人要你传授真言时，你就看看戒指里的我并问我就得了。只要在那一刹那真言来到你心中，你就把它传给寻求者。它就会成为从我这儿发出的真言。”借这些话，祂赐予她灵性的权力和能力来传授真言给信徒们。

因陀罗蒂薇总共获得三次的赐福。第一次，她可以在任何时刻获得斯瓦米的达瞻 (darshan 现身)；第二次，她获得治病的能力；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她获赐灵性权力来传授真言。是故，她有能力协助信徒们在身体与心灵上的进展；而她也获赐额外的特权，在她的“灵性网络”中随时联系薄伽梵，我们可以这么说！

值得注意的是，斯瓦米至今尚未赐予其中任何一项给其他任何一个人！

法兰克巴罗诺斯基 (Frank Baronowski)

法兰克巴罗诺斯基博士 (Dr. Frank Baronowski) 是美国阿利桑那 (Arizona) 州立大学的物理系教授。他对基尔良 (Kirlian) 摄影术或生物磁场放射摄影术颇有研究且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这种摄影术是借一种特别的像机，也就是基尔良像机，来捕捉环绕每一个生命体，包括人类，的多种颜色的光环，而其颜色、强度、宽度与深度及其亮度皆因人而异，随着检测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和智能与灵性阶层而有所改变。就常人而言，其深度仅达一英尺但就思想家、瑜珈师和高灵来说，它就可以延伸至二尺以上。

这光环含有无数色调的光辉。健康而开朗的人，其颜色呈白色；持有热忱、悲悯的情绪者，其色调呈蓝色。再者，这种光辉一般上是不为肉眼所能见的，可能一百万人之中仅有一人有这能力。但靠基尔良像机，这种光环即可被拍摄下来。其实，就连受检测者的情绪转变亦可在照片上看出来。巴罗诺斯基曾用基尔良像机为许多世界领袖、国王、皇后、高灵和宗教主持者拍下他们的光环。他从没见过有人超过两英尺半宽度的光环。

巴罗诺斯基博士在美国曾读过一些有关峇峇的文献。他听过峇峇的神迹和神性但却无动于衷。在1977年圣诞节前夕，他刚好访问某一个家庭而那家庭成员又是赛信徒。他们正在庆祝圣诞节和赞唱赛峇赞。因不感兴趣，他到楼上的房间去，关灯休息，房内桌子上有一张斯里沙迪亚赛的照片，照片前有一支没有点燃的蜡烛。即便他看着那支蜡烛，蜡烛还是发出轻微的啪啪声响并且突然燃烧起来。没有人进来，没有人点燃蜡烛，它怎么点燃的？他困惑不已。他再次看着照片，看到斯瓦米对他微笑。

第二年，那是1978年，巴罗诺斯基到印度参加在班加罗尔举行的一个会议。他利用这机会到处旅游并用他的基尔良像机拍了几百个瑜珈师和高灵的照片。没有一个人的光环超过两英尺。

一天早上，他第一次见到斯瓦米；那是在白草原(Whitefield)，早上五点的时候。当他的目光触及峇峇，他愣住了。环绕斯瓦米的光环远远超过他的想像。它超过四十尺！当信众继续在唱峇赞(Bhajan 圣歌)时，光环一直向外扩展，扩展乃至包住整个建筑物以及聚集在那儿的数千名信徒。它是那么的明亮，致使巴罗诺斯基不得不向四周察看，看看它是否受到水银灯的影响！斯瓦米移动，那明亮的光团也跟着移动，宛如一个活生生的、能振动的光套。他下了结论：光环与斯瓦米是为一体，一定从他那儿，只有他那儿，散发出来的。

在那个时候，夏日课程正在进行，所以巴罗诺斯基有三、四天的时

间可以好好地观察斯瓦米。一天斯瓦米请他向大家演讲。巴罗诺斯基现身说法，讲述他自己独特的体验。他说，“我是一个科学家。基本上，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我对基督教并没有强烈的信心。我利用基尔良像机测试过一万五千名来自不同阶层的杰出人才，但我在此看到的奇异景象是我从来没见过的。峇峇所散发出来的光辉是属于一种非常壮观的玫瑰红的颜色，象征着最强烈的、最深厚的和最无私的爱！还有独特的一点是，他的光环不仅扩张和湮没这个礼堂也远到其他地方，照我看来，它简直像‘光的洪水’，吞噬一切。这玫瑰红的光辉也现出银色和金色的光条，亮度强烈且非常清彻明晰。这是一个难以想像的异象。是我从未见过的。斯瓦米是爱的圆满化身(Sampoorna Prema-Moorthi)。当斯瓦米走近我们和触抚我们时，那光辉也同时进入我们之内；于是乎，我们浸泡在那灵妙红光之强大溪流之中。斯瓦米是爱的活的化身！站在此讲道，你们可以看到我的身体在颤抖。你们看不到吗？但这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产生的。在无以名状的荣耀之中，环绕着他的超凡光环是那么地感人而使到我的身体不禁颤抖了起来！”

斯瓦米变现一枚钻石戒指给巴罗诺斯基博士。祂也赐予他人人都渴望的‘会谈’。斯瓦米谈到巴罗诺斯基只有几个月大的孙子并告诉他，“你回到美国而抵达家门的那一天，你的小孙子会入院开刀。不必担心。手术会成功，婴孩会康复。”斯瓦米自己告诉他这一切。巴罗诺斯基从来没有跟人谈过孙子的事情，而他也没有太留意峇峇告诉他有关孙子的事。他知道医生说过手术只能在几年后，等婴儿长大一些才执行。他因此感到讶异，在抵达家门时，婴孩在当天已动手术。为婴儿动手术的是一个印度医生。巴罗诺斯基博士告诉医生，他在布达峇地所体验到的一切并出示斯瓦米送的戒指给他看。如斯瓦米所保证的，婴儿很快就复元了。巴罗诺斯基博士对斯瓦米的全知(Sarvajnathwa，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感到非常惊讶。

其实，巴罗诺斯基博士是俄国哲学家乌尔夫墨星(Ulf Messing)的门徒。乌尔夫小时就对生命的灵性层面甚感兴趣而在十五岁那年，他开始探讨灵性知识。在这过程中，他于1936年来到印度并乘火车到阿南达布

尔(Ananthapur)。在卡马拉布尔 (Kamalapur) 车站，他看到年仅十岁的沙迪亚赛峇峇，顿时令他感到非常惊讶。他注意到那深不可测的、围绕着男孩身上的光环并赞叹说，“多神圣的人格啊！”乌尔夫于是跟着小沙迪亚姆直到他家但没有与他会晤。回国后，乌尔夫设立了一个训练中心，教年青人使用基尔良像机而在他死之前，他叫他其中的一个学生，巴罗诺斯基博士，到印度去研究赛峇峇。

巴罗诺斯基博士得到充份的祝福。他获得大好机会以他的科学仪器去研究斯瓦米的神圣能力。他完全确信自己所发现的一切并向全世界宣布他那最真挚的确信

阿特王尊赛博士(Dr. Art-Ong Jumsai)

大概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之际，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变现他自己于泰国曼谷的一间房屋之前。他呼叫房屋的女主人，给她一些圣粉并吩咐她撒在她房子的屋顶，然后祂消失了。祂用她的方言与她说话。她看到祂所给她的粉末有如白色的沙粒但她没有忽视祂的交待，于是她把粉末撒在屋顶上。几分钟后，空袭来临，邻居所有的房屋都被炸毁，唯独她的房子分毫无损。

阿特王尊赛纳阿逾陀(Art-Ong Jumsai Na Ayudhya)是家里的一个小男孩。不久，他考入大学，成为一名理科的学生。后来他获得英国皇家学院的科技学博士学位。他服务自己的国家，担当好几个部长的顾问。他爬上了专业阶梯的顶层。

1971年美国国家航空太空总署(NASA)刊登一则广告，招聘一名科学家，工作涉及遣送无人太空车登陆火星探险。阿特王(Art-Ong)应征并被录用。这计划就是安全把一辆车子送上火星表面，克服种种可能发生之事并取回火星表面物质给太空署(Nasa)检测。阿特王负责的是筹划和设计所需的配备。

建造一个火星模型于实验室内并且有着相似的特性、一个火箭模型及一辆登陆车子，以便进行探测工作；所以这些安排已准备就绪。整个计划的费用概由国家航空太空总署(NASA)提供。在几个月之内，阿特王已能开发所需之配备并准备在实验室内测试。如先前所持有顾虑，登陆车果然出了问题，在进入火星气层不久便烧毁。再过几个月，阿特王另选一台，但也遭遇同样的命运。就这样地进行了好几次的试验。整个计划似乎是注定失败的。大量的经费都付诸东流。

可怜的特王不知如何是好。他深陷沮丧之中。最后，他还是成功了。实验室的实验完成，没有差错。一个与实际大小无异的、命名为维京(Viking)的火箭，准备就绪，随时发射。一切顺利，火星表面样本也成功获得。

阿特王认识到更甚于他努力的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帮助他。接着，他放弃了对科学的研究转而致力于对神的探求。他和母亲到印度去并抵达白草原(Whitefield)。薄伽梵请阿特王在沙迪亚赛机构服务并宏扬与人类价值相接的灵性教育。

不久，一些戏剧性的事件发生。阿特王完全热衷于斯瓦米的活动，没有时间兼顾自己在曼谷的工厂。一天，一个警卫正睡在入口处的警卫室内，并把房门关上。但即便如此，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还是进入房内叫醒他并嘱咐他要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斯瓦米操泰语跟他说话。完全理解斯瓦米指示的警卫不能想像这陌生人怎么进入房内，因为房门已经从里面给关上了。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又再发生。当工厂老板阿特王到来时，警卫把所发生的事向他报告，为自己疏于职守深表愧疚并说整个事件颇为离奇，令人费解。然后他看到阿特王房内的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的照片。他告诉主人就是这个人晚上进入警卫室来提醒他的。

几天后，阿特王抵达百善地尼乐园。薄伽梵正在讲道，主题是教育制度与人类价值连结的必要性。讲到中途，斯瓦米邀请阿特王到台上来讲几句话。阿特王讲述自己的体验以及斯瓦米如何善待他，给予他无比的关爱与照顾。

从那一天起，阿特王尊赛博士，这杰出的科学家，就一直借服务薄伽梵神圣的使命来究竟自己的人生，并以一种崭新的献身精神和更坚强的信心把斯瓦米如蜜一般的灵性教导传扬到西方去。1998年阿特王博士在曼谷创办了‘沙迪亚赛教育机构’(Institute of Sathya Sai Education)，宏扬斯里沙迪亚赛教育在人类价值上的理念。2000年9月，机构在百善地尼乐园主办一个主题为‘加强价值观教育’的国际会议，与会者有六百五十人，来自七十八个国家。斯瓦米特别赐福给几个与会者，不仅变现有价值的钻石戒指给他们还为他们作了几场很有激励性的讲道。

“保持快乐：那就是我向你求取的唯一的東西”

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是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一名千万富翁。在人生过程中，他曾陷入事业困境，身心受创。一天晚上，他坐在房内向神祈祷，“主啊！我不知道您在哪儿也不知道您的模样，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您是存在的！请帮助我吧！”他非常虔诚地祈祷并且完全降服于神。从那时以后，他开始看到那不为肉眼所能见的神的双手在保护着他。

一天他觉得自己好像看到有人在清晨两点到三点之间走过他家的内厅。他目不转睛地注视。那个人站着不动。约翰辛克莱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也不知道他来的目的。但他却体验到某种不可描述的、有点含糊的喜悦感觉。在另一个晚上，他也看到同样的情景。他肯定不是梦幻而是绝对的真实。

辛克莱于是到位于纽约(New York)的灵修中心(adhyathmic Kendra)去并向那里的某一个人谈谈他最近的经验。那人说，“请等一等；”然后进去拿一小包圣灰给辛克莱并说，“赛罗姆”(Sai Ram)。他也详细地谈到有关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的事迹并向他保证，那肯定是斯瓦米现身于他面前。辛克莱深受感动。他仅是远在美国的一个商人，对灵性知识一无所知，也从来没读过有关沙迪亚赛峇峇的书籍。然而，主却亲自到他家来，恩赐达瞻(darshan)给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完全沾不上边的人。在那

一刻，在他的内心，他就已经跪拜在斯瓦米的莲花足前了。他的心开始渴望薄伽梵的恩宠和薄伽梵的爱。很快地那渴望就增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由于渴望一见峇峇和峇峇的慈爱，辛克莱迫不及待地飞往印度。抵达百善地尼乐园时，斯瓦米邀请他进入会谈室并说，“我到你那儿两次了！”辛克莱很迷惑地注视着斯瓦米。斯瓦米继续说，“我为你做了很多也给了你很多，但你还是得不到平静。为什么你不为斯瓦米做点事情呢？”听到斯瓦米的话，辛克莱就准备付出斯瓦米所要求的一切了。他说，“斯瓦米，我一定会。”斯瓦米微笑地告诉他，“要永远保持快乐。那就是我向你求取的唯一的東西！”听到斯瓦米对他的渴求，他愣住了——斯瓦米求的只是他的幸福，别无所求！

1993年的导师节那一天辛克莱在富丽堂皇的满月礼堂致辞时说，“我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成长，在孩提时，我常觉得在耶稣离开人世二千年后诞生是可悲的。有人确实听到我痛苦的呼叫，那就是坐在这里，派遣耶稣给我们的神啊！”

辛克莱也列举几件神奇的事件。“在我到百善地尼乐园之前的几个月，我因业务到另一个地方。我告诉内人我要自己驾驶直升机去。她想法子劝阻我，说，‘你现在因业务而心神不宁，为什么不请个飞机驾驶员呢？沙迪亚赛峇峇太忙碌，不能老是坐在你身边来保护你，祂还有很多人要照顾。你为什么浪费祂的宝贵时间呢？’我告诉她，‘我是个合格的‘C’级飞行员。你为什么怀疑我的飞行技术？’于是，我就驾驶我自己的直升机。然而，就如内人所忧惧的一般，直升机的引擎在途中出毛病，液压系统失灵。飞机失控，我想我是死定了。我从口袋拿出斯瓦米的照片并看着它。过了一会儿，我看到斯瓦米就在直升机之内，祂熟练地驾着飞机并安全地降陆于一个小山丘的侧面。祂打开侧门，小心地把我拖出来，推开直升机，然后消失。那就是薄伽梵无时不在护佑着我的情况，把我拉近他的莲花足前。

“我现在再描述一件更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情。坐在人群中前排的那个妇女，她叫玛琳辛克莱(Marlene Sinclair)，精于骑术。她拥有一只良驹，并训练它参加比赛。有一次，她在马场上奔驰并尝试跃过一堵高墙。不幸地，马脚碰到那堵墙。她从马鞍上摔了下来，头部猛撞地上而那一千八百磅重的马压在她身上。

“整整花了四十五分钟，那女孩才被送往医院的加护病房。我接到电话便立即赶到那儿。我从口袋中取出一小包圣灰，擦在她脸上的伤处。我说，‘这就像是基督教的圣水。’我也放一点在她口中。当我第二天去探望她时，她脸上的伤消失了。三个月之后，她完全复元而又开始骑马了。但故事并不终结于此。

“在会谈室内，斯瓦米看着玛琳并问，‘我不曾将你从麻痹中拯救过来吗？’她说，‘是的，斯瓦米，是的，你救了我。’会谈过后，我问玛琳，‘斯瓦米问你什么而你又回答什么？’她然后告诉我，‘在发生意外的那一天，我失去了一只眼睛。当马儿压在我身上时，我一边的身体麻痹了。当我无助地躺在雨中时，有一个人站在我身边，看着我；当我被送上救护车时，他就在救护车上，坐在我身边；在加护病房里，他也一直在我身边陪我；在医院里，他也彻夜警觉地看顾我，守候我。那个人不是别人而是赛峇峇！祂保全了我的眼睛也治愈了我的麻痹，然后祂才离开医院。’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几年前，但是我一点都不知情直到峇峇在会谈室与她交谈时，我才知道真相。这是一个绝妙的实例，显示斯瓦米比父母亲更加亲近他们的子女。

“我的斯瓦米，我对您充满信心。我完全降服于您的足下！”辛克莱作此结论。

贾格迪生(Jagadeesan)

他服务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工业发展局，身任副局长之职。每当谈到有关斯瓦米的事迹时，他常抱着藐视的、怀恶意的和卑鄙的心态来批评斯瓦米。他的名字是贾格迪生(Jagadeesan)。有一次，贾格迪生刚好到他

岳母家，他看到岳母房内有一张斯瓦米的照片。他充满恶意地责难斯瓦米。整整两个小时，他怒斥、咆哮而最后他对着照片说，“如果你真的具有像这些人所说的什么神圣能力，那就展示给我看吧！只有这样，我才会相信这些神话故事。”他没意识到其实他已经向薄伽梵挑战了。说完，圣灰立即出现在把他激怒的照片上。他顿时像被雷电击中一样。这时他才意识到，在这科学理念的世界里，一定存有某种超越科学理念的东西，某种不是科学所能理解的东西。

四个月后，贾格迪生造访印度并到百善地尼乐园去。在礼堂内，斯瓦米走近他，亲切地开口说，“马来西亚？”他感到奇怪，斯瓦米怎么知道他来自马来西亚。他回答，“是的。”斯瓦米请他进入会谈室。贾格迪生时年卅二，但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七岁的男孩，坐在父亲身边。斯瓦米的那种父亲的热忱与慈爱融化了他的心。他的眼泪像决堤似的从脸颊上流下来。他相信斯瓦米至今也只不过四个月。在那之前他只有藐视斯瓦米。在那一段黑暗的日子里，卑鄙的想法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而他再也不能把他的痛苦收藏起来。他决定和盘托出。“斯瓦米，”他叫着，“请原谅我。一直到四个月前，我从不相信您。”薄伽梵摇着他的食指，从左到右又回到左，笑着说，“哈！哈！哈！你以前不只是个怀疑者，还是个坚决的反对者。”贾格迪生陷入痛苦和羞愧的深渊。他跪拜在峇峇的莲花足前，哭泣了起来。斯瓦米扶着他的肩膀，慢慢地提他起来。“不要哭，Bangaru(意为黄金，斯瓦米对信徒的昵称)，不要哭。斯瓦米知悉一切。”

当今，在斯瓦米的建议下，他担任沙迪亚赛机构在东方的中央统筹员而满足他在赛灵性使命服务中的天命。

Mala , Vikshepa , Avarana

在斯瓦米的一次讲道中，他指出人，天赋有智力和辨识力但他却不能体认他的真正自性。原因，斯瓦米说，是出于他许多前世所造的业 (Karma) 的果报。因为好的业 (Sath Karma)，他始诞生为人。然而，在人

的一生中，如果一个沉溺于邪恶勾当如奸淫、盗窃、欺诈等，其果报也必是不幸的。邪恶本质有三类，即：Mala、Vikshepa 和 Avarana。它们遮蔽人的灵性视力，阻碍他认清他自己真正自性(Swa-Swaroopa Jnan)的荣耀宝相。

斯瓦米然后讲解 Mala、Vikshepa 和 Avarana 的含意。

Mala 是许多前世所造之恶业的累积果报。这里有一个相关的例子。一个钻石商因业务而出差到另一个地方。他骑马去但因骑得太快，致使盛满钻石的包包掉在地上而不自知。两个跟随在后的友人看到了，顿起贪婪之念，彼此都想独吞。当年纪较轻的那一个看着管着包包之际，另一个则去寻找食物。在寻找食物途中，有一个邪念拥上他的心头——把他的朋友给干掉。于是他把毒药混入食物中准备毒死朋友。他回来告诉正在等待的朋友说，“小老弟，先吃吧！由我来看管珠宝。”年纪较轻的那一个也有自己的计划。当年长的弯下身子，年轻的用剑狠狠重击他的脖子。洋洋得意，他现在在这些珠宝的唯一主人；津津有味，他正享受他的食物。因食物有毒，吃下后，他也一命呜呼了。虽然这两个朋友都把珍贵的钻石弄到手了，但是都得不到好处。那就是‘Mala’导致他们犯下恶行。Mala 的根由在于邪念和恶行，而只有凭借不断忆念神方能摧毁邪念恶行，别无他途。

接下来的是 Vikshepa，意谓心念不定。罗摩基士拿巴拉马罕萨(RamaKrishna Paramahansa)那时是担任位于达克新尼什瓦尔(Dakshineshwar)的迦利女神(Kali)寺庙的祭司。那寺庙是由一位虔诚的女士，名叫拉尼拉萨玛尼(Rani Rasamani)建造的。一天，她造访该庙并请罗摩基士拿(RamaKrishna)唱一首歌颂女神(Devi)的歌。在唱时，信众包括拉萨玛尼配合旋律和节奏摆动他们的头。巴拉马罕萨(Paramahansa)突然停下来并给她一记清脆的耳光。他责骂她说，“你的身体在此，心念却在他处——在加尔各答高等法院的财产诉讼案中。”她不但高尚而且虔诚，以适当的心态来惩戒自己，认为这是心念不定，也就是‘Vikshepa’应得的惩罚。摆脱 Vikshepa 的唯一途径就是不屈不挠地修习心念的专一和专注。

现在谈到 Avarana。我是一个学生；我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婆罗门(Brahmin)；我是一个刹帝利(Kshathriya 四姓之一，统治者属于这种姓)；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男人等等。人就是这样地陷入妄想之中：“我是这肉身。”这一类的无知(Ajnan)是 avarana。如果你深沉地静坐并带着辨识而坐，你很快就会体认到，你并非一个学生，并非一个老师，并非一个婆罗门，并非一个刹帝利，并非一个女人，并非一个男人。真相是：你是阿特玛(Atma)的化身。要体认这真性实相，你就得跨越‘avarana’。

一只怀孕的母虎在渡河时突然产下一只小虎。母虎被水冲走但小虎则被冲到下游的一个干地并加入羊群之中。与羊群为伍，日复一日，它完全丧失了它与生俱来的能力。一段时日之后，另一只老虎攻击羊群并看到羊群中有一只小虎。它对小虎完全跟羊一样的行为甚感讶异。它抓住小虎，把它拖到水池边，指着池中小虎的影像给小虎看并说，“看，你不是羊，你是老虎。要认清你的本来面目。”那时，小虎才得知真相。去除‘avarana’的唯一法门就是完全降服于神(Daivarpana)。

在讲道中，斯瓦米叫我们做“Divya-Athma-Swaroopulara”(神圣阿特玛的化身)。他因此一直在提醒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来面目。他不断地劝导我们每一个人：“你不仅是血肉之躯；你是阿特玛的化身。”

我们确认，嘴边常挂着斯瓦米的名号，也就是持名；内心安置斯瓦米的神台；及，以斯瓦米恩赐的灵性启明来过灵性而纯净的生活，就可以除掉 Mala、Vikshepa 和 avarana。

向薄伽梵斯里沙迪亚赛的莲花足致最谦卑的敬意。

Om Sri Sathya Sai Parabrahmane Namah

Santhih , Santhih , Santhih

唵，向斯里沙迪亚赛无上梵顶礼

平静，平静，平静